

「美文选粹」黄昏，一个寂寞的轻梦

作者 | 季羨林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黄昏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日落以后到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这段时间。黄昏是白天到黑夜的过渡，是白天的余韵，也是黑暗的序幕，是漫漫长夜的起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代诗人李商隐那略带伤感的咏叹曾在我们年轻的头脑中留下了些许困惑与迷惘。茅盾笔下的黄昏气势雄浑，何其芳笔下的黄昏寂寞惆怅，诗人勃洛克笔下的黄昏缠绵悱恻，有情趣的人类，对于黄昏，总是一样地能特别引起神秘、幽远、肃穆、深沉的感触来，令人久久回味，不能自己。前不久，读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黄昏》，我却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自己是被季先生那瑰丽的想象所打动，还是被文中那轻梦般的人生况味所折服。总之，我被文章深深地吸引住了。

【披文入情】

黄 昏	“黄昏”是自然之美？还是人生况味？因为有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略带伤感的咏叹，不由使人多了几分困惑与迷惘。
①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	直出话题，开宗明义，黄昏是神秘的，黄昏又是寻常的。一个问句，启发读者思考黄昏存在的意义。
②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黄昏的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有太多习见常闻的事物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却不能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比如空气和水源，又比如黄昏和薄暮冥冥。季先生一句“黄昏真美啊”的感慨径直将我们的视线和思想拉到了“黄昏”的对面，让我们从迷茫中醒来，自觉地审视“黄昏”的美好与深邃。
③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鸦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玉有理，文有脉。文脉是行文的线索，反映了组织文章的各个元素之间的呼应与勾连，文章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映衬与对话因文脉的存在而变得清晰与自然。黄昏“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便是这篇文章的文脉，它架构起了这篇文章篇章结构的大致轮廓。
④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这我说不清。又有谁说得清呢？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它到底。从东方么？东方是太阳出的地方。从西方么？西方不正亮着红霞么？从南方么？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	散文写作不是科学研究，我们不能深究黄昏的来处是不是茫茫一片的北冰洋，季先生随手一指，竟是无理而妙。无所从来，何所由去，神秘而又美好，这就开启了思想的逆

的最适宜了。倘若我们想了开去，想到北方的极端，是北冰洋，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再往北，在白茫茫的天边上，分不清哪是天，是地，是冰，是雪，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里蜕化出来么？	旅，一次意识的漫游，庄子所谓“御风而行”想来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了吧？
⑤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色的暮色溶入淙淙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暮鸦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	黄昏无所从来，何所由去，神秘而又美好，它“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是自然的美景，还是人生的况味？晚唐诗人李商隐《登乐游原》诗云：“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西下的夕阳无限美好，只是再美好，也已接近黄昏时刻。这种既赞赏又惋惜的感情不只是指向自然的美景，更多的应该是指向一种人生的况味。诗人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种深情苦志啊！季先生对黄昏的企望与坚拒应该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吧？
⑥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里。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么？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壳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世纪老人季羡林是学界泰斗，也是众生楷模，他背负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渊博的学养才情，他生命的黄昏是饱满酣畅的，是沉醉美好的，可美好的东西又总是易碎的。生命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黄昏过后便是漫长的黑夜。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诗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苏轼一般旷达、洒脱的情怀。我们细品沉思，从季先生的文章中读出了文字背后隐含的苦涩与惆怅、坚守与抗拒：“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⑦黄昏是不能久留的寂寞，黄昏终究是要走的。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是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它也真地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就像是生命之河的流淌，从无所有而来，向无所有而去。黄昏来了又走，留下寂寞的夜。任何人的生命之旅都像是一场轻梦，不能久留，终入虚无。
⑧走了，真地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	就像北冰洋绝不会是黄昏的来处一样，非洲也绝非黄昏的去处。季先

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问它到底。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罢。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漫过了南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直到辽阔的非洲。	生的随手一指只是告诉了我们生命之旅的神奇隐秘与苦涩无奈。
⑨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地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风，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我们听得到季先生的追问与感叹，我们感受得到季先生的失落和无奈。
⑩走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么？明天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来了，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黄昏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去而不返，但生命的轮回却是永恒的，无止无休。现世和将来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生命的丰硕与精彩，又都会感慨着生命的神秘与易逝。
作者：季羡林	

【文章珠玑】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地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风，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思考探究】

1. 在季先生的世界里，黄昏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请联系全文，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的梳理与概括。
2. 季先生一面感慨“黄昏真美啊”，一面却又不得不承认黄昏“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结合季先生的文章以及你自己的感悟，说一说应该怎样看待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江苏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